

日
制軍失敗的原因

蘇浙兩戰浙軍節節敗退，其敗退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我却發明了幾個人家想不到的原因，姑且胡亂說一下。

一、今年的戰局，恰巧和從前成了個反比例，從前南北的戰爭，大都南不敵北，今年却變了北不敵南，武漢，寧波，會被南軍所佔據，這便是個很明顯的證據。至於蘇浙兩局部的戰爭，從前是蘇不敵浙，今年既然成了個反比例，當然是浙不敵蘇，現在就到底弄個頭這一回的失敗，大概就吃了這個反比例的苦頭了。

二、吳子玉的大號，直到打不過甯，如今夏更迭的失敗，大概就吃虧他在的尊姓上頭了，這幾天已是九月深秋，赤帶夾威，當無從施展，春行秋令，世以爲大忌，那末秋行「夏令」數他怎樣便得勢呢。

三、魏鶴庭指揮是陳樹山，這位別來無恙的陳師長，大家總還記得，從前老盧住在淞滬堅持的時候，要否他在淞滬過境一下，老盧見他就跑到北上的別墅去呢，現在更不知怎樣的又看上了他，請他做總指揮，怪不得宋梅村的花兵，可以浩浩蕩蕩的殺奔杭州去了，敝姓呢有一種臭名，因主請了他，一定關門，這位陳師長大約是軍隊中的黑角兒，夏更迭候請教了他，怎能不把浙江省雙手遞與姓魏的呢。

秦淮歸棹錄

余前赴滬。遇張勳。去年往蘇州新
金倫。與李君國恩乘游淮河時。
適以包子充饑。頓失之狀。不勝言
焉。今就王陽赴粵。數日而南京風
聲又起。城內驚駭紛紜。一夕數驚。
某月之島。悉去平西樓。乃急將
軍陳廉。益將白下近狀。密寄陳報。
電報後。日。浙江獨立之路。已微有
所聞。余友李君。供職駐甯某軍辦公
處。是晚飲於秀山公園之道邊酒。彼
密語云。近日駐甯浙軍。恐有不穩
事端。故至翌月防範浙軍。各門小徑
及江干輪船等處。暗探密佈。孟且不
時微服出巡。蓋恐浙軍效法去年陳
元之故智。倒戈金倫。則甯省匪徒
道上舉軍。將被浙軍繳械殆盡。為未
雨綢繆計。不得不先事預防。果也不
出所料。翌日傍晚。余正與友人在中
正街交通旅館宿。李君復入忽進
意。來叩關。謂使軍重軍。不知由何處
抵甯。余即率軍廣戰於特利門。遂請
近署處理一切。李乃不特歸鄉。且拿
去。時上陡站雙向陶之責包車

大命由下開折回。或謂鼓樓一帶
已發生兵變。其有某府。情憤慨而
望歸矣。與其迎赴。若李君中。探聽
消息。姑知敵曉此舉耳。乃浙軍欲圖
逃回紹興。故陳此舉耳。李君復曰。
自孫傳芳坐鎮龍溪。浙督一得。不界
渴念兼久之夏更。而以盧香畝任之。
於是浙軍中。莫不怨憤徐樹。較積
最著之嫌。使之遣伐徐州。而周鳳
岐則竟一無所知。且孫軍與浙軍
相持。又具。含怒息辱者。一朝吳
今乘勢竄南。表示脫離之際。浙江
運籌獨斷。莫不欣爾抒髮範圍。然
此等舉動。早在孫氏胸目之中。故浙
日帽上多一紅絨。東南大學教授

潮自同人。壯辭贊報迄今。流光在苒。後三易寒暖。自審此區區一小幅之
二日刊。於社會國家未必有所裨益。然而文壇振聾。藉本撰一擊之功。過
避三舍。不復敢奮筆竭墨。以圖國文。斯文痼疾。風氣為之不絕。此則同人
所敢自責者也。茲錄本報三週年紀念期。大加剪飾其梗概。而本報創者
所以自末詳。要當續誌之。余年來閉戶讀書。每知時勢。三寸毛錐子。頗
便入綴。豈鮮不獲哉。將贊報三年中之種種經過情形。為讀者一睹之。

〔濟公〕

鑽報三年記

自刊於人間。社會國家未必然有所裨益。然文壇妖孽、藉本稿一舉之功、遂避三舍、不復敢恣肆淫靡。以囑國文、斯文雍塞、風氣爲之一變。此期因之、所敢自豪者也。茲將本報三週紀念之期、大略就約述其梗概、而本報編者、以爲未詳、要當補述此、三年來閉戶關車、短形慘苦、三寸毛錢子、頗入囊袋、豈計不獲、爰將報費三、年中之種種悲慘情形、爲讀者一陳之、

浙變中之要人

江浙風雲，甚屬盛上。一年一度，幾成慣例，而浙江每一度起，夏超實操縱其內幕，幾如樂中甘草，夏本身有時雖為首先宣難者，每因之得禍如左。由欲公開為浙督時，雖與參謀長陳其美不協，而起內亂，然推原厥因，當以該部之兵代夏超為督辦，更得為交卸，經持此意，伏於打鐵爐邊，以杯為號，甲士盡出，傳刀請備而進，於是軒然大波，楊善德之北軍從而入，夏超升為一省之主，餘人退矣，由勝而圖與交權，內實互有芥蒂，孫氏之人漸至而有內應之功，以省長為酬庸，而在夏固早聞己知，如取如通、元孫氏之人，名份中人，實確勿放易殺，夏超徒為軍人之祭而已，故此次之變，早在探偵有人伺察之中，孫富貴等將起義，不惜盡調內未，始見其反，嗣在深城，於其基本隊伍之不足，不得不大舉出兵，以期一戰而勝，期內患亦掃不敵，惟知所部，有保安隊，係武裝警衛，編製同於陸軍，約二師之衆，戰鬥力亦不弱，而夏更恃為干城者，餘如暫備八旅，則防務性質矣，更為吾困人，前

紹興洋文之浙事歷史會記：述其台州人，實係有一色之高級軍官之台弁，佔有青一節之職，高毅軍官之前，今秋暑期以後，江澤州人之之陳誠，為紹興人，周鳳岐，吳興人之前，劉訓州人，張嘉瑞，新課室，俱有人滿之慮，副校長郭任道

（復旦親書說）今秋暑期以後，江澤州人之之陳誠，為紹興人，周鳳岐，吳興人之前，劉訓州人，張嘉瑞，新課室，俱有人滿之慮，副校長郭任道

趣事兩樁

（秋）

好兒乎

現正續製
蘇盛貴 何能 嚴凡 林文英 蘇盛貴 蘇盛貴
主 演

可憐天下父母心

1998

三才夫人漫遊索隱

並且雖是北人，却全無兩派。王統帥不為方意慮，後來被殺了，就娶了回去。原來子老六十無子，他要伊的意願，金爲滿起見，並非愛伊的色慾，所以過門一日，儘備却非常的隆重。當日既到美國，恰巧新三總長（總理）也順道做美國公使，剛要黃夫人去，有一回，美大總統在白宮召集宴會，子老和這位知夫人都在被邀之列。美人因于老見過他，總統所以對這二位，也很外恭敬，却把黃女士冷落了，等到周屬見面，子老則將引向黃女士介紹，那知夫人便伸出了手，向着周屬及子老等伊來，那裏聽得這黃女士，忽然把臉一沉，向周屬說：這種富家妓女出身的人，怎麼能和我握手？伊說的並且是外國話，這句話出口之後，滿堂賓客都向着他們四人，就哄然大笑，那時時白子老，雖然替黃女士解身解圍，就是順着他們，把一張粉紅臉兒，嚇得雪白；誰知道這位夫人，却是一個交際能手，隨着便也用外國話對着衆人說道：余不幸，雖曾墜青樓，然祇知從一個好丈夫，再轉朝秦暮楚，日易夫主，自覺聊勝於舊，已不敢再嫁，況此處乃萬國公同之地，更何妨乎？頭領推拒，令之拒絕者，則余官制仍手續煩瑣，需可免矣，返旋於此。

高聲語曰：余亦願入伍，戴呢帽者，詢於是自動的都上來了，伊爾子老握拳道好！更把黃女士和顧仲在一邊大表其贊賞，後來奉勅自宮中交與員，來取黃臉，終算歸還給終修此言，此後黃女士恨這位知夫人，偶然到了極點，就是周屬之間也因此失之和氣，就是黃女士時常想有有機會，雪恥，這回周屬脫了三總伊所以

文藝界的二小，已盡人皆知。前天演戲的一家品香齋心亭旁，青心的面孔着實漂亮，應酬客人也不錯，渾名叫做小米湯，當時大家便叫他小米湯，且說着，青心點頭稱謝，一一答應。小米湯說現在三姐門中也小有名氣，可以和文藝界的二小匹敵人家問他那裏二小，小野雞、小滑溜、李湘皮、我小米湯未必好配配小東洋當那時文藝也在座，便跳起來道：好好，你來你跟我去罷，你去罷，小米湯順從了一泡米湯，把黃女士湊得交關，窩心。有人說：這二小匹配的警覺，斷絕佛彩出來的。小扮兒在江浙這段記載，已去我佛彩要他更正，并且見了本報三四一號的小扮兒近況二篇，也大不承認，說本扮

娼門三小

(生花落)

娼門三小
(生花落)

武昌居民之三不主義

折城日而後止，三不

銀幕外史
〔六十〕

用手一指，揉揉眼，然後仔細睜眼一看，原來這萬道金光，是從一個穿青色金襴衣裏的女子上發出來的，殿木簾捲得恰空，笑向小妖怪道：「你駕着這小妖兒，怎麼弄個爛爛爛爛，不虧得你眼花亂亂，幾乎栽倒在這邊。」小妖兒道：「你怎麼亂狂笑，不將這位女士介紹於我呢。」小妖怪這才勉強道：「我與王夫人互相介紹，一則股本妖女，二則像妳女這樣，一則似嘴裏，三則似非真的玉容，妖兒不將他放在劇中主角，反以無關緊要的文書計事務，給他碎呢，說罷，搖頭晃腦的朗聲誦起世有仙嬪，然後有千里。」

威謂余曰：孫傳芳以反赤而
軍隊，則反加赤色標記，掛
余亦爲之捧腹不置。

而戰、而
豆不可

潘雪芳 潘雪肥姊妹的青衣花衫。的是可兒、無怪海上文壇諸子、稱道
寶我亦竊鑒其秀色、惟卸裝後之面目如何、向未一觀、時常引爲憾事

六

